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進 步 與 貧 困

(三)

佐 治 著 樊 弘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進步與貧困

(三)

佐治善樊私譯  
陶孟和校

漢譯世界名著

# 進步與貧困

## 第四編 物質的進步在財富之分配上的影響

### 第一章 這個問題的動態尙須前去研究

物質進步的恩賜，即爲生產的增進，今把地租認爲是接受此種恩賜的生產品的主體，但勞働則無分享之機會；我們又看清楚了利害的衝突，並非資本與勞働之間的衝突，而係資本與勞働佔在爭鬪的一面，土地所有權又佔在一面，此與公衆所見不能一樣，因此之故，我們已然得到了一種結論，他有最重要的實際上的意義。但是我們現在尙不值得去仔細的討論他們，因爲我們起始所提出來的這個問題尙未完全解答。說工資下降是由於地租上進，等於說汽船進動是由於他的機輪轉動。究竟地租因何要上進呢？這是更進一步的問法。什麼力量，或不得已之理，跟着生產力之進

步，將總的生產品中之更大又更大的部份分配做地租呢？

里嘉圖 (Ricardo) 把地租日進的唯一的原因解為人口的增加，因他需要更多的食物的供給，故把耕種擴充到次等的土地，或在同一的土地上，擴充到次等生產力所在之點，又在其他的著作家的流行著品之中，他們均以生產從上等的土地擴充到下等的土地，是增進地租的唯一的原因，因為他們太注意這個原因了，致引起揆立 (Carey) 君的反響（跟着來的便是教授培理 Perry 和其他），依據揆立的想像，他已然推翻了里嘉圖的地租的理論，原因是，他已然否認了農業的進步是由上等的土地降而至於下等的土地。（註一）

卻說，人口增加的壓力逼迫着人類乞靈於次等生產力的點上結果提高了地租，這當然是毫無疑義的真確，但我不以根據這個原則，普通所推出的一切結論都是真的，並亦不以他能全部解釋物質進步地租增高的事實。別的還有一些原因在此與他合以提高地租，這是明明白白的，但此一些原因，早已全體的或部份的被那些用以說明工資的來源和資本的職務的意見掩蔽了去。他們是些什麼並且如何活動，讓我們去追尋物質的進步在財富的分配上所起的作用。

物質的進步是由下列三種變遷組成——或貢獻而成的：（一）在人口上的增加；（二）在生產和交易的技術上的進步；（三）在知識、教育、政府、警察、時尚、和道德裏面的進步，專就他們增加生產財富的限度而論。物質的進步，正如普通所知道的一樣，包含在這三個要素或這三個進步的方面裏面。在某某過去的時代，凡屬先進的國家，對於此三要素均甚進步，即令程度不能一樣。用物質的或經濟的能力的眼光去觀察，雖然智識的增加、政治的改善等等，也與技術的進步具有同等的功效，但如把他們一個個的分開來看，則不必有此功效。在現在這個時候，我們是在討論物質的進步，所以這些事物，須就他們增加生產財富的力量去立論，始於物質的進步有所貢獻，又當着我們在看技術的進步的影響的時候，我們乃能看見他們的影響。

爲了考究物質的進步在財富之分配裏面的影響，讓我們將這人口的進步與技術的進步分別考慮，其次乃將技術的進步與人口的進步分別考慮。

（註一）關於此處，有點尙值得說：（1）在本聯合共和國的新的各州裏面，依據當地農業進步的趨勢，和在舊的各州

裏面所未曾耕種的土地的性質所表現的一般的事實，乃是耕種的程序是由上等的土質到下等的土質。（2）不問耕種的

程序是由絕對的上等土質至於絕對的下等土質不是，又許是否他的反面（在這一方面，所謂上等或下等，都只指着現在我們的知識程度所及，又將來的進步也許發現了酬報的性質，存於現在我們所認為瘠瘠的地球的各部。）土地之由那種現在的情境之下所認為上等，進到現在所認為下等，則是常常如是，又從人的天性上說，也是必常有此趨向。（S）里嘉圖的地租公律，不靠耕種擴充的方向，但靠這個假定：即如某種土質的土地定然出產一些東西，那末，優等土質的土地定然出產更多的東西。

## 第二章 人口的增加在財富之分配上的影響

日往上增的人口提高了地租的狀態在流行的政治經濟學裏面已有解釋和例證了，依據他們的說法，這種狀態之來歷，乃是由於需要食物的程度的增加，把生產逼迫着降到去耕種次等的土壤或次等生產力的限點。因此之故，如果人口不變，假令耕種的限界現在在30，則凡所有超過30的生產力的土地均有地租。如果人口增加一倍，供給須要增添，則除擴充耕種而外，此種供給不能具備，但如擴充，則將使此從前沒有地租的土地產生地租。如果擴充到20，則凡在20和30之間的土地均有地租和價值，又凡在30以上的土地，則均有更高的地租和更高的價值。

馬爾薩斯 (Malthus) 的主義，在地租學說的流行解釋上，得了堅牢的根據，關於這種根據，我在列舉這個主義，在流行的思想中，幾乎得到了一種沒有疑問的權威的各種原因的時候便說過了。依據馬爾薩斯的主義，人口取得食料的困難隨着人口的增加而日愈艱辛，雖然來此世界者仍是一口帶有兩手扶着，但如借用約翰斯圖亞特彌爾 (John Stuart Mill) 的話句，這些新來的兩手比較從前的兩手更且難以供給新口了。依據里嘉圖 (Ricardo) 的地租公律，地租原是基於在使用中各種土地的生產力之有等級，又依據里嘉圖和那些跟隨他的經濟學者的解釋，這個隨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的地租，是由人必以更大的費用去獲去更多的食料，因此之故，他遂逼着人口的耕種限界降到次等又次等的生產點上，而比例的產生地租。因此之故，這兩種學說，我在上文裏面已然解釋，實是生成功了的要協調要合併的，因為地租的公律只是馬爾薩斯所提出的那個更普遍的公律在應用上的一方面，又地租的增高與人口的增高共漲進，只是他的一種不可抵抗的活動的表現。我突然說到這一點，乃係因為他現在阻止我們去認清這種錯誤的見解，這種見解硬把地租的理論來擁護一種在實在上為他所不贊成的理論。馬爾薩斯的學說已然被駁倒了，至



所謂因人口壓迫食物困難而發生的現象，在我們更行指出此等現象即在現存狀況之下，假定人口完全不變亦將發現時，則集成此項學說的反證可以大明，將不容有何疑問之再見也。

現在我所提及的這種錯誤的觀念，爲圖正確的了解那人口的增加所及於財富之分配的影響起見，必須先行掃蕩，這個觀念乃是在流行的討論地租與人口增加的關係上所明白說出的或暗地承認的假定，這個假定，以乞靈於次等的生產點的意義，係指所費用的勞働在比例上較多而他所得之總生產額卻不較多；雖農業上許多改良，此種事象不常如是——依據彌爾 (MILL) 的話，這些改良實部份的放鬆了限制人口增加的束縛。即在技術毫沒進步的地方，這種勞多而所獲不同多的意義亦不發生，又此乞靈於次等生產點的行動，明明白白是一種已然增加了的人口所有的已然增加的需要的結果。因爲已然增加的人口本身，技術上即無任何進步，在勞働的生產力上亦含有一種進步。一百人的勞働，如果其他條件不變，所生產的東西定比一人的勞働生產一百回所得還多，而一千人的勞働定比一百人生產十次所得結果還大。因此之故，日增月進的人口既然每次均增加了一雙手，則在勞働的生產力上必比比增加還大。因此之故，人口如果繼續不

斷的增加，亦許另有一種乞靈於次等自然生產力的活動，惟財富的生產非但在平均上與用去的勞働相較，並沒有什麼減少，即在生產力最低點上亦沒什麼減少。如果人口增加一倍，則是只有20生產力的土地，可以對於同量的勞働產出必須具有30生產力的土地，在從前所能生產的產量。因為此事莫要忘記（但是此點人常忘記）即勞働或土地的生產力不能在一種東西裏面去測量，而須在所有的所需求的東西裏面去測量。一個移住的人和他的家屬可以在他所居住的百里之外的地方生產一樣多的小麥，正如他們的土地在人口繁密的中心所能生產之量。但在人口繁密之區，他們從較壞的土地上可以同一的勞働得到相等的生活，或從等質的土地上，除了支付高的地租以後，亦能得到等美的生活，因為在人口繁密的中心，他們的勞働定變成更有效率的；也許不是在小麥的生產內，而是在一般的財富之生產內——或在他們獲取勞働的真正目的物（所有的貨物或役務）的裏面。

即令在有一個地方，在這最低點上的勞働之生產性有種減少——這就是說，即在一個地方，這種對於財富的日增月進的需要，已然逼迫着生產的限界降到自然生產力的更低點上，因而在

此的生產力的減少，非人口的增加所給於勞働力的增加所能彌補——但總的生產與總的勞働量比較，仍不必便有減少。

讓我們假定土地有種漸減性。自然而然的上等土地被人耕種最先，又人口如果增加，則次等土地隨被使用，由是遞降不已。但因人口的增加，在生產上容許更大的經濟之發展，可以增加勞働的效率，故人口增加既爲使各種性質的土地繼續把來耕種的原因，又爲使這同種性質的勞働在他之上所能生產的財富，增加其數量的原因。可是他尙能做到比此更進一步的地位——他定能在所有已經耕種的上等土地上增加生產財富的力量。如果性質與數量之間的關係是這樣，即人口的增加提高勞働的效率，比較他逼迫去乞靈於次等的土地更快，即令耕種的限界可以降低，而地租漲高，可是勞働的酬報的最低限亦必增加。換句話說，雖然工資在相對的比例上下降，但在絕對的數目上增加。這財富的平均產量定會增加。如果這些關係是這樣的，即勞働的日往上增的效率，恰穀彌補被收來使用的土地上所漸減的生產力，則是日增月進的人口定會以此降低耕種的限界之故增高地租，但不減少工資的數量，並且增加平均的生產量。如果我們現在假定人口仍然

增加，但在下等和天下等的土地之間，相差之數如此其大，以致隨着人口增加而增加之用以耕種的勞働力不能彌補他——勞働的最低限的報酬定將減少又工資必隨地租之增高而降低，不僅在相對的比例上降低，並在絕對的數量上也要降低。除非土質之低下突然下落，出於我們的想像之外，或，我想，打破歷史的紀錄，這平均的生產量仍是定然增加，因為凡逼迫着去耕種次等土地的已然增加的人口所引起的已然增加的效率，寄託在所有的勞働上，而上等土地之所得，除了用以彌補最後找來耕種的土質的所減少的生產數量尙還有剩。總的財富的產量雖然在分配上更不平等，但與總的勞働的費用比較還是產量多而費用少。

由此觀之，人口的增加，因為他結果可以把生產擴充到次等的自然平面，雖然可以陞高地租減低工資的相對的比例數，但從工資的絕對的數量上言，則可以減低或不可以減低；但他卻是鮮有能穀（也許永遠不能做到）減低那種與勞働的總費用成對照的總的財富的產量，而且，在他方面，增高他，又常大大的增高他。

雖然人口的增加，以降低耕種的限界，因而增高了地租，但我們如以此點為地租與人口共增

加之唯一方式，那便錯了。日增月進的人口不必降低耕種的限界，亦當增高地租；雖然馬卡羅和（McCulloch）一流的這些著家斷言，在無限的同等好田裏面，地租不能漲高，但人口的增加確實增加了地租而不必牽涉到土地的自然性質，因為隨着人口增加而來的交易和合作的力量增加，等於——不，我想我能直說他們給——土地能力的增加。

我的意思不只是說，這種隨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的力量，如生產的工具或方法裏面的一種改良一樣，對於同一的勞働賜給一種增多的結果，這種結果與在土地的自然力內的一種增加相等；而是說他在勞働內成就一種卓越的力量，又這種卓越的力量限制在土地上，——他不是附託在一般的勞働上，但只附託在用在特殊土地上的勞働上；又他恰似土地上的生而具有之一種力量：如土質、氣候、鑛藏、或自然的地勢一樣；並且又與土地的所有權一同移轉。

耕種方法的改良，能以同一的經費，在同一的地面上，產出一年兩次的收成，又器具和機械的改良，在一塊特殊的地面上，可以產生出一種等於兩倍土地的沃度所產生的產物。但在這一方面有點差別——方法或器具的改良可以在任何土地上被利用，但沃度的改良則只能在他所用的

特殊的土地上被利用。卻說，這種從增添的人口而來的增添的勞動的力量，大半只能在特殊的土地上被利用，又以不同的程度被利用在特殊土地上。

讓我們想像，此地有一廣漠無邊的平原，在整齊的草和花，樹和河裏面展開出去，直到旅客厭煩了他的單調。跟着來了這位最初的移住之人的貨車。在何處落業他不能說，——每畝都似與別畝一樣的好。說到樹，說到水，說到肥沃，說到地勢，都絕對沒有選擇的餘地，他被肥沃的困難問題惑住了。他厭煩了去尋找比較別的地方更好的地方，他佔住了脚——某一地方，任何地方——在此成家立業。土質純而肥美，野味豐富，川流閃耀着最美麗的石般魚，極自然之美。如果他在人口繁密之區，他必有使他發財的東西；但他現在卻是窮困。莫說內心裏面的飢渴會引他歡迎最窮困的旅客，實則他在孤寂的境地裏面勞働，乃是最不利益的。無論什麼工作，他都不能暫時的得到比較他的家屬所能給出的，或比較他所能永遠保持的那種更大的膂力來幫助。雖然他有家畜，但他常不能有新鮮肉，因為爲了獲得一片牛肉，他必須去殺一犢。他必是他自己的鐵匠、製車匠、木匠、和補鞋匠——簡言之，「各種職業的僕人，沒一職業的主人。」他不能使他的小孩有學校住，因為要

這樣做，他必定要支付和維持一個教員。凡他自己所不能生產的這些東西，他必定要大宗的買進，並放在手裏，否則，只有不用，因為他不能常常離開他的工作，而以長途的旅行進到文明的境界裏面去零購；又當勉強去做這些東西的時候，僅一瓶藥，或一個破螺旋釘的添換都可以費他的勞動和他的馬好幾日的勞動。在這種情境之下，自然雖則豐富，而人則實貧困。得吃倒是容易的事業；但是除了吃而外，他的勞動定只能以最笨的方法，滿足最簡單的需要。

不久那裏又來了一個移住之人了。雖然在一望無際的平原裏面，任一部份都與其他的部份無異，但是此位移住之人究在何處安家呢？這個問題卻沒有什麼難以解決之處。雖然地是同的，但有一個地方明明白白的比較其他的一個地方更好，這個地方便是已然有一位移住之人所在的地方，因他可以有個鄰居。他在第一個來人之旁安家，他的情境立刻大改變了，又他從前許多辦不了事情，現在都能辦了，因為兩個人可以互相幫助去着手辦理一人所永遠不能做的事。

另外又來了一個移民了，以同樣的吸收力之故，他遂安家在那已有二人曾在那裏的所在。另外又來了一個，一個，又一個，直到在第一位來者的周圍共有鄰居二十人。在孤獨的時候，昔日所不

能做到的效率，現在都做得到了。如果笨重的工作要做，這些移民都有鄰人前來幫助，而且在一日以內便把一個人要做數年的工作做完。當着一人殺牛的時候，其他的人都來取一部份，而在他們殺牛的時候，他也來取一部份，所以他們隨時都有新鮮牛肉做食料。他們打伙雇一個教員教育每個的小孩，然而每人卻都只能擔負在從前的時候，以同等的教導所值於第一位移民的費用的一小部份。遣人到最近的鎮市裏去比較容易了，因為有人常去。實則此等往返之需要路程現在亦少了。在這個地方，一個鐵匠和修車匠立時成立一個舖店，而我們的移住之人可以從前的用以修理器具的一小部的勞働修理器具。雜貨攤子打開了，他能隨他的需要發生之際，取得他所需要之物，一個郵政局，立刻又添設起來了，他可使他以常規的方法，與世界其餘的部份交通。接着又來了一個修鞋匠、一位木匠、一位製馬具的工匠、一位醫生；而又一小教堂立刻發生。在孤獨的情境之下不可能的滿足，現在一變而為可能了。帶有社交和學術的色彩的快樂也亦有了——人的那一部份的快樂是動物所不能攀躋的。同情的力量，友好的感情，比較和對照的競賽，打開了一個更博大更充實而且更繁複的生命。在歡喜的時候，有人同己共歡樂；在愁苦的時候，這位悲傷的人亦不是孤



孤獨獨的一個人哭。玉蜀黍的剝殼會，蘋果的去皮會，和被褥的裝製會也都發現。跳舞場雖然沒有粉飾，奏樂所只有提琴，但那位樂妖的樂譜尚且被人奏彈，又邱匹德 (Cupid) 則偕着跳舞者跳舞。在結婚的典禮上，也有旁人來稱贊來歡笑；在落氣的屋內，也有數人在旁面；在公共的墳墓之旁，悲悼者充滿着人類的同情。間或間，來了一個飄泊的講師，透出了一線科學、文學、或美術世界的微光；在選舉的時候，來了競爭選舉的演說家，並且市民亦隨着發生尊嚴和威力的意識，因為當着有名的法律大家約翰多 (John Doe) 和理查洛 (Richard Roe) 都在競爭市民的幫助和投票的時候，國家的大事乃在他的面前判定。一會兒來了這種數月前已被說及的馬戲，對於那些只知有草原的兒童介紹到所有的想像的境域——神話中的王子和公主；穿着盔鎧的十字軍和纏着頭巾的回教徒；辛得勒拉 (Cinderella) 的妖形的四輪馬車；嬰兒院的巨人故事；在達尼爾 (Daniel) 面前跪着的獅子，或在圓的羅馬戲園內撕碎聖徒的獅子；令人回憶沙漠的駝鳥；當着這位為非作惡的弟兄從水井之中拉出約瑟 (Joseph)，並賣他為人奴隸的時候，這隻立在近旁的駱駝；同漢尼拔 (Hannibal)，過阿爾普 (Alps) 山，或感覺瑪喀比 (Maccabees) 的武器的象；激發人的感情，